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七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四首

陳令君霖雨碑記

歙巖邑也夫不足畝耜家不足畝鍾故無廣瀁洿池墳則窪衍則瀉不雨則饑即力田者難爲力壬午入暑而雨大治水庸而糞其田既水溢而氾無贏事倍功半明年癸未創往者而更張始稼雨浹旬決下流無所瀦鶉首中雨絕踰旬猶恃桔槔陳令君閔焉憂之業已攝韋華屏于旄禁屠酤廢笞杖則告郡守相

有事郊廟而雩乃詔博士諸生誓諸父老曰從郡大夫高公而下祈于上下神祇越五日無窪又五日無會令君薰心如炙愈益皇皇深念無雨無苗無苗無歲無歲無民罪令之繇毋相及也躬帥官師士庶爲壇城北水濱奉風雲雷雨城邑山川社稷之神以爲與主徇于有衆相與僉謀夫禦民大菑職在祀典詩之雲漢靡神不宗乃今秩祀百神業在尸祝凡諸境內方祀望祀祠祀墠祀血食之祀土木之祀故有靈者悉舉以聞遠者郊迎近則躬逆洋洋其在肸蠁乃通有衆曰善於是薦珪璧藪蕭薌具車徒列輿衛境

內神人四集令君日登壇百拜者三仰面載陽聲孚
鞠跽婁不御蓋不張四顧踟躕拚或雲油油出遠岫
徒跣而從方嚮帥官師士庶望拜之羣小兒奉土龍
先驅周行若干里徐拜十步而一疾拜五步而一即
面黧黑汗沾衣不自知其胼胝也既反則饘餅餌餉
羣兒時而授餐雖脫粟不飽又旬日而陽益亢赤地
若焦羣兒懼暑無來有衆皆解諸父老謂令君心力
殫矣宜莫如觸龍乃遣壯夫懸鐵徑尺墜龍淵龍弗
寤也令君蹐地若無所措跼天若無所容俯而思仰
而嘆曰夫神民之主也神寧詎棄吾民長民者無良

神不恤而嫁之禍耳遂庚設壇齋瀹而告諸上帝令有罪作神羞神降罪于不令之躬吾民無扞藉令令免于罪民當阨無所逃願減令未夭之年紓吾民無辜之罪比中夜凡三上民不及知蓋自五月丙申迄于六月壬申不雨者三旬有八日矣癸酉日高舂雲始作有衆幾幾以爲雨徵令君長跽籲天稽首累百日中始昃雷雨滿盈令君蒲伏愈恭水潦幾沒下體有衆驩然呼令君雨不依沐雨而爲之歌則咸踵門而歸德令君喁喁如出一口令君爲民引咎直將損年數以濟歲功乃令民獲更生萬衆各歸其餘爲令

君壽令君避席曰　上之澤也行部之所宣也百神之靈郡大夫之格也巫祝之所有事諸父老之勤也某何有哉先是列邑以旱聞歙先雩足墳者有獲衍者畢登易倹爲豐民饒粒食既所部上郡中旱狀詔蠲田租什之三有衆庶庶幸得及于寬政頃五方之穰者輳至穀價大平諸父老三及余門頌令君不容口令君不有顧司馬勤石紀之不佞嘗歷有司亦數憂旱有祈如響猥云天道邇哉代謝相乘元極則反會逢其適惡用貪天之功令君抗志回天曠日持久即羣心解體神益王禮益虔卒之輿稿沃磽嘉生

蕃殖高而卑遠而邇于是乎有天令君在官凡諸美政無以口實爲譏是舉也法得特書乃内父老之言以備司會令君舉丁丑進士鄞人諸里巷喜雨歌謡則在野史

寧國縣重建東津橋碑記

寧國爲宛巖邑西畧新都盖祖三天子都昭叢山而移天目中折而北走縣不啻百里而遥東引天目西沿叢山山水集河瀝谿繞郭而入於宛輿徒相望郭東西各甃石梁津東津尤當其衝其工益鉅獨力而梁東津者則故老胡珂萬曆二年水大至梁壞當事

者遞舉遞寖越十年而格不行晉安周公由都給事中蒞浙叅知政事適量移至境內不啻神君奉之公顧孳孳拊循務和境內入境而問疾苦察民隱罔不周遇旱而雩走羣望罔不肅邑人親戴之若父母莫不喁喁吾儕小人始以君侯出禁闥據藩垣貴倨矣顧近人而能自下其斯爲龍德乎哉藉茅令泥蟠潤百里乎何有於是踵門旅進請復東津之梁公避席曰嘻經始難矣其利不百與其革也寧因是役也因無所因宜必更始事倍功半孰任其勞借曰任之民力方詘諸父老能勞乎對曰君侯擇可而勞死且不

避且勞力庶人義也何敢讓勞公曰嘻信而後勞不
且爲厲吾茲從政朞月耳諸父老信乎對曰君侯以
境內爲心境內亦以君侯爲心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矣公曰嘻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之以其道也故
以益下說者易以損下說者難是役也其勞不貲於
民不無損矣諸父老說乎對曰君侯以佚道使民一
勞永逸胥此也即百世饗其利一舉足而不敢忘夫
焉有不說公曰嘻父老言是昔溱洧失政小惠無庸
不佞良寅何敢望子產要以乘梁利涉責在有司顧
公帑不可縻大衆不可與與我共此者則唯二三父

老是賴令甫下聞風響應者三百人公從士者得胡讓等若干曹從羈旅得汪微壽等若干曹舉十有六人分職而爲之倡乃從鄉大夫禮梅郡丞寶饒鴻臚邦佐爲之望以率子來屬胡少府春正巡工而爲之敦公以時督人官程土物稽出入辨堅瑕爲之植始癸未春迄甲申夏工乃告成其脩百六十武有奇故爲洞八而增其一其廣四軌高倍之㯶鼓而桐聲出徼角於是乎信且說矣公多諸父老之扶義而應命爲之伐石紀事勒其姓名諸從事相語曰君侯大有造於國人此其一端耳是役也首鼠十年片言而决

非君侯之任而誰任哉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吾儕小人烏敢揜君侯之伐乃介三老及余一言以答君侯夫士蹻蹻起家未一試而寄之百里朝釋褐而夕製錦不已重乎然而勞則以爲獨賢卑則以爲不肖是怏怏者惡能平其心而得民和至若司諫職在盡言業已憚天子而排執政甚者厲厲將意氣即三旌九列爭自下之何有于百執事比遷秩内則卿寺外則中大夫躐七等而先登猶自以爲折節一旦而出居縣猶隊淵也何有於丘民藉令去其矜氣斥其褊心直以傳客居官又何有於民事此其宰也昔在近

侍公與不佞同朝正色直言居常以諤諤取重顧欲
然自視退然若不勝衣吾見其由由耳既出居藩其
由由猶故也則曰　上之寵祿過矣如其縣官卒無
以佐百姓報主之謂何及釋憾者移其官僅得一邑
其由由猶故也則又曰臣無狀當罷幸然以使過優
容之所不孳孳夙夜保我黎民非人臣也今茲之役
智者避事巧者避時敏者避言雖強有力亦將避怨
公黜智慧巧力猥云自用其愚卒之乘時集事歸德
頌功此其愚不可及也且也涉世猶之乎涉川其緩
急較異當其清淺則揭厲可乘雖小有才難與爭捷

時而水溢其流湯湯雖或善泅非舟檝不濟此唯中才以上可以與能及其滔天舟師辟易咫尺可度將必由梁所謂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事則周公其人乎小器易盈奄忽易縮滔滔皆是也大哉洋洋乎與時變易寵辱不驚吾茲有所試矣是碑也悉藉行人之口毋謂乞諸其隣

秋浦興濟橋青雲堤碑記

高皇帝疆理畿內略池州而控上游連衡皖城西縮潯陽彭蠡之口是為襟領之郡不啻股肱故以秋浦名則城南一藪澤也長堤自齊山傳諸堞亘中流為

平政橋登睥睨之射高墉若流矢廬陵劉公以二千石至胥形家言則以建置不昉於土圭自三五更都始岐豐鎬洛從吉釁遷浸假以爲堪輿也者而卑視之則曲士之耳見守臣有土置之安則舉安郡莅輿區千雉南面第中當肅慎而左海莫爲尾閭歙天門張地戶其形倒置右不有而左不宜迄今人文或未盡興民財或未盡阜胥此也其從下流完繕有加于嚮者地形得矣于時聞之郡相郡相嚮應之問之六邑長吏若都人士若庶民則皆唯唯遂決策從左畢力經營會歲事順成猶易爲力易平政曰與濟名其

堤曰青雲蓋造士阜民固其所爲汲汲者也劉公以遷秩出境工役告成居無何水大至堤圮而橋亦圮有如宣房本之操畚爲堤故水易齧即費小省其敗愈畚劉公去而澤不留境内適以爲天戹即得代寧詎能必由前而善其後哉既聞代者爲廣信姚公則咕咕喜公嘗按部淮甸　陵園根道在焉南決高寶則開支河北泐茶城則開新河易沮洳爲膏腴且利漕政壽州水溢以澤量人大爲之隄以固　祖陵且弭水患乃令專城而治境内幸哉公既下車廣咨諏擇便利宣言郡縣綱紀相屬休戚相關猶冠冕之有

衣裳本實之有枝葉也利郡則利六縣利六縣則利萬民不亦如之寧詎因噎而廢食爲也是役也士觀任之與我共此者其唯諸相君若諸令長若搢紳大夫若賢良方正博士諸生若三老豪傑皆曰惟命公又曰歲惡惡能贏茲大役興或以爲厲已疇昔之役公爲政無及私家今茲之役亦在公夫家無有所預且救荒之策盡矣倉廩府庫畢空豈惟老羸即壯者且溝壑無寧使之自食其力殆亦嗸嗸之資是之謂不費之惠是之謂不怨之勞士觀請以身先之矣其費悉取諸鈞矢域中赴義者閭亦稍之丁夫於是發

石為堤輿梁翼然中峙崇脩倍昔無改古名堤疏五
道匽而梁之以象武林六橋仍建平政閣文昌閣凌
雲閣出沒蔽虧以象瀛洲三島乘城南望則左大江
右九子秋浦若天漢橋堤若虹屬天路車乘黃于旄
冠蓋若輿若簦若楫載若負擔若跣若徒若端若弁
繹繹乎稊楊灌木青蘋白芷之郊熙熙乎如登春臺
如鏡太液如跨河鼓如涉析津莫不自適其適矣蓋
自戊子春王正月首事朞而告成此非悅以使民宜
不及此於是郡之薦紳大夫以及三老豪傑聚族而
抵諸令長願碑成事於堤上之橋諸令長以告諸相

君相君曰善新都太守齊安董公嘗丞吾郡恊謀居
多司馬氏乃在新都願因太守公抵司馬氏不佞幸
得奉教故得聞諸部署爲詳當世之求吏治者曰苛
有司之避吏議者曰黠愬然於所當務若罔見聞凛
凛然於其身懼相及也語以興作殆有甚焉司牧職
在牧民求牧與芻不異秦越藉令課上最首諸侯於
郡奚益姚公獨持大體先公家之急而後身圖難矣
經始旣蹟公踵其後無奪心草昧不寧卒以底績此
其尤難者也是役也五美具焉以因天造以闡地靈
以與人文以阜民財申之以禆歳政其斯以爲非常

之事非常之功要以非常之原則公灼見之矣凡諸
同心戮力者郡丞則申大夫自天伻則厥別嶲鳴鑾
趙司理世顯縣令則吳貴池榕常青陽道立熊銅陵
蓋臣高石埭儀陳東流承芳錢建德轂樂觀厥成者
郡丞則丘大夫一奇王司理洽駱貴池彥元張銅陵
喬一應石埭存彝他若爲植巡工者若而人某某耆
民某某法得備書

臨淄鄉賢蒲大夫韓公入祠碑記

在　令甲鄉先生儒行脩民功著者祀之黌宮　今
天子命禮官申明祀典非其人毋濫入責在有司臨

淄博士諸生上言邑故海岱一都會也都人士推轂先達必首蒲大夫蔣公公父忍翁以有忍名無違言無失色公務承志恢恢乎無所不容翁惟緩急爲孳孳蒿目無告病施之藥饑餔之糜公奉周旋終身不倦每當食非侍匕箸不餐居考氏喪越三日水漿不入既廪鄉校貢及期楊襄毅視學山東具知人鑒既得公雋殿張奇遂以卷授公籍上大宗伯公言超然次出奇下疇敢越次先奇且奇故貧超然願居奇後襄毅義公讓事聞按部中按部遥優禮之爲都人士法胥後舉乃入澤宮則以逢掖徑　不謁主爵吾資

溥寧詎求爲可知借貸則不能不吾知亦已矣幸有
餘力吾其自三族先秋時穀有常春貸父黨毋黨妻
黨歲更入得當毋取贏無年則發三百金市穀千石
及穀貴散而徵平價如初舉宗負歲賦七十緡無所
出吏持之急公出而代輸齊人言孟嘗君故以公子
豪公一側注不啻加一等矣及襄毅都太宰倜急公
且召之公家食二十年幡然改慮吾聞士伸于知已
庶幾乎一當吾師旣及門太宰色喜蒲吾父母邑也
盍有虞世之故都凌夷以迄于今浸失其所今茲之
民歲爲政不亦殘乎君其爲我治蒲民有瘳矣　命

下拜蕭大夫公下車質司盟以矢貞白審便利定章
程緩征而務拊循緩刑而務休息暇則羣師儒考德
業務以身先此中故揖讓之庭十六相於是乎出公
等勉矣不則未免爲鄉人周行四封導利而布之下
與民更始務力作以趨時出則墾田居則樹木引北
關水穴墉入郭以灌園蔬引山泉匯而爲池以灌田
稼居三歲政有成具言公再造蒲公以未疾請老所
部不可邑人皇皇懇留公力謝曰令無所讓勞即胝
足且不給乃令蹶躄從事如不任何于是境内戮力
爲公立祠報以血食車既發遮道號泣者數千人歸

而脩德里中如嚮者既即世以純德終公之儒行在齊民功在晉其高義在縣志其遺愛在祠碑稽令甲則不愆奉　申命則不倍且孚輿論協鄉評請下有司脩祠事如秩節于是督學使者下郡縣議具報僉同遂檄令奉公主入祠有成禮夫齊魯媚於文學本之乎躬行故其俗之于家則全授之政則無不達世儒奉經術如奉芻狗既陳乃踐之其病也爲首其蔓也爲眛藉茅令取給本之則無公故以經術起家其後稱詩可籍也遼遼君子出入不倍所聞則其順親孝道達矣禮有之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讓公之

質行不可僂指此其大都發硎于蒲如入無間不要
而得民譽不比而得民和豈其有擅德也者而蟻附
之此有由本也昔之穰畏壘者猶且杓之俎豆之間
彼其老氏之徒其下則鞅掌之役惡知禮意乃公終
始誦義純德特聞直道具存登之齊魯諸儒之上越
在尸祝庶無愧辭禮之善經也公有子直楮君按部
吳越聞禮告成北面颺言　主恩高矣厚矣既賜臣
介秩贈先臣文林郎乃今先臣得與鄉賢則　明詔
先之矣先臣死且不朽施及無疆即臣臣子之職不
共敢不拜賜東面宣言議禮則求之野其言質直信

而有徵惟茲博士諸生之言徵諸野史郡縣之大夫
議則閭史州史在焉督學使者折衷而定之載在惇
史是則公是然則同然俾先民得及于春秋禮也嘉
言合禮敢不拜嘉

碑陰五首

始祖龍驤將軍墓域碑陰

吾宗得姓自魯頳川侯汪始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
諱文和爲會稽令始渡江南于時郡新都而治始新
公遷始新因而占籍其後始新入歙州公卒與夫人
孫合葬邵石山冑子𤣱冠將軍諱軫卒與夫人李合

葬都督山後世附葬卲石山者墓二十五附都督山者六而公實江南汪氏始祖也後復割歙東畧隸淳安世遠支分歲時失省經界或淆　明萬曆九年奉詔經野聚族展墓乃謁蕭令君定經界給公文以堅世守十三年復謁嚴令君立堂坊表兆域以繫永思屬兵部左侍郎裔孫道昆紀之碑陰以詔來裔

宋遷祖司馬公登源墓碑陰

漢置新都郡治始新江南汪氏始祖龍驤將軍居始新始十世孫諱叔舉則司馬公由始新遷登源卒葬于此公生于晉仕于宋歿于齊其墓承亥就壬中形

家法本支百世世受王侯公卿其一居守不遷副使
溥御史瀅其後也墓入先朝祀典稅歸王祖廟祠戶
奉之古碑不存太守董公乃更立裔孫兵部左侍郎
道昆考之宗祏志之碑陰

曾祖母曾叔祖母合葬墓域碑陰

兩曾祖妣之喪歷三世始克舉蓋少仙劉守一得訣
異人旁綜形家一顧神解客曾孫道昆所諸曾玄以
下郊迎之登舍後山投杖命鍤得兆負酉抱卯辛乙
參焉上若蓮下若釜背若盎面遙拱若圭穴中脉自
酉來深入則土騂剛左右重抱當穴得真土若瓜蔓

自酉蜿蜒左行鄰若丹砂賦若胡粉則以萬曆戊子春王二月辛酉奉二喪合葬爲斧封事旣襄五宗七穆具在齊心發慮誓墓同盟先世上舍凡四百年兆在舍旁而今始得具日天授莫非先靈顧世世守之毋落成事山自脊及趾左右各三丈有奇是爲汪塢之陰故塤箎二公中分之産瓜分旣久化居贏詘不齊自今合併爲公悉歸禁步禁内毋盜葬毋鬻他人毋妄言吉凶毋擅伐薪木有犯則告之祖廟行罰有差盜葬者衆發之他鬻者盡其産而責之贖妄言者斥勿入擅伐者倍償一或敗羣有司無赦屬道昆矢

言勒石載之碑陰

歙唐模遷祖思立公碑陰

汪由古歙避地旌德府君諱思立行十二生唐貞元五年父命受室于歙之程遂居唐模爲歙始遷祖享年八十二合葬歙北靈山之麓負乾抱巽後裔承滿公承可公祔是年有司奉　詔例履畝割稅舉宗請以稅入本支世墓祠戸遂重勒碑

宋祖瀚公碑陰

宋祖瀚公墓碑世遠數易四移惟長若季滋盛歲時聚族展墓三月生明爲期萬曆戊子春僉謀重立本

支具在屬公十九世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道昆
勒之碑陰

太函集卷之七十

太函集卷之七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九首

明奉訓大夫知隨州事孫公生祠記

程使君入楚聞隨父老言孫大夫治隨狀灑然異之孫大夫者使君同舍郎也大夫去隨者三年隨父老業已祠事之矣會使君自工部來則皆造使君問大夫安否幸聞無恙則皆泣下語纚纚不休使君問曰大夫得父老者何對曰隨未得我公則國人皆寐耳公一旦至大呼寐者遽然覺之民未知作公爲之脩

封疆省耕斂而民始力田民未知學公爲之徧置社學聚民閒子弟之秀者擇其師教之爲期日召學官子弟皆來會以身教之而民始脩文事民故患盜盜往往自四方來隨無完郛國門之外且不保公爲之窮治淵藪論棄市數十百人且令有罪者受版築城其郛而民始無盜患民故惰事便人不共公爲之除道梁津而遠人始至凡此皆其著者耳故公在則民怙公去則民懷隨之民何可一日忘公也使君唯唯既而語襄陽守曰今之以吏治顯者往往務便民與民無所更始大夫治隨不無事矣隨父老誦之不倦

何故哉守曰嗟乎此難以聲音笑貌爲也里父之愛其子惡能終身襁負之乃其心則無日而不在子矣子稍長必使之負薪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即負薪嘗藥里父不以其故失慈察其心彼固誠愛之也藉第令務姑息而知所裁是納之邪而益其疾矣周公抗法伯禽不假貸伯禽卒輔周室蒙故業而昌阜之周公於是乎善用愛矣然則古之人子民如父母者豈直以呫囁著愛乎哉強教而悅安之斯父母之道得也負薪嘗藥則強教者之所有事將固遺之以安耳大夫拊循其境內豈不孳孳顧獨與民治而紀綱

之必引之於正義訓之豈弟誰曰不然庶幾乎隨之
父母也巳昔庚桑楚之處畏壘畏壘之民且尸祝之
矧父母也吳令君曰往大夫在歙亦以休息得民耳
尚安事嚴守曰否否歙當南國之輿區行部者接軫
於道民苦苛細幸得及於寬政而休焉大夫之治歙
是也楚地廣莫其民恣睢或若猶然務因循有司之
法削矣民慢而法削其如擁腫何哉夫民張則弛之
弛則張之此文武之道也父老相謂曰鄙人何知嚮
其利為有德二三君子皆歙人則知德者之言也於
是述其言以告新大夫新大夫拜而起曰賀沂聞之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二三君子之稱載往事者詳矣願勒其言祠下且爲後事之師父老曰幸甚

歙縣重脩紫陽書院記

郡中特建紫陽書院祠事徽國文公其地屢遷遞有興廢其一在歙儒學之右文公裳衣在焉建自國初西向成化庚子郡丞張公改而南向面紫陽山正德壬申郡守熊公遷廢寺以都形勝增置堂廡齋舍凡若干楹爲臺爲池莫不備具乃簡七校之士講業其中一時人文愈益斌斌矣歲久一切就圮迄今垂五十年嘉靖丙寅縣大夫林公由進士領縣事始謁

祠下周視而歎曰元立閩人也閩之俎豆文公者視
闕里有差至盛矣此中益文公父母之國而祠事不
治謂有司何乃鳩工程材葺其舊者咸若更始復度
臺前餘地增置講堂堂外爲垣樹桃李若竹箭垣之
南爲亭奉　世宗皇帝敬一箴堂之東爲門揭宋理
宗皇帝賜額其興事自十一月至于正月其財用出
公帑若干緡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都人士莫不欣欣
然喜也縣文學徐君來告成事屬道昆勒石紀之在
令甲有司立學率廟祀先師博士諸生咸在學舍法
久寖廢學舍曠而不居當事者則又崇事其鄉先生

爲之尸祝而誘之進㬊人之陟岱嶽必先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也近則其用力也專是亦一道也且也國之養賢猶農之樹稼一夫而受千畒歲入幾何第令程力而相土之宜其獲過當乃今養士日廣視疇昔且什倍之使必程督而後刑日不暇給及旣釋業而仕緩急將有賴焉卒然試之所養或非所用何以故失養故也教之必因其材居之必擇其地善養者愼諸此乃亦有秋是又一道也文公以經術明聖人之道若揭日月而行世儒斤斤猶或求多於訓詁要以篤行君子較然與古爲徒故其遺

書至今誦之勿絕當世以經術論士舍文公奚適哉使徒挾經術為取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尚安事養必也躬行為本出入不倍所聞是則文公之徒也由此嚮用則其所養可知都人士後文公而興觀法不遠即有事於海岱夫非東山震澤之類與　今天子改元士蒸蒸嚮用視文公阨于有宋何論徑庭都人士資適逢時顧自於何如耳語曰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縣大夫意也道是不佞敬為都人士申之

孫次公徵會記

海陽多大家孫次公用鹽筴起家大人客吳越則次
公與俱當是時吳越晏然耳賈人挾素封之重囤地
利而息之高堂而居擊鍾而食連騎而出何揚揚也
次公爲賈人祭酒顧獨折節以然諾重公卿間久之
禮官知名得　賜爵如詔令及余奉檄入吳越家大
人乃還既而吳越被兵次公亦棄賈去巳未秋九月
次公遺家大人書曰昔在東海不啻昆弟之驩乃今
家食有年未嘗一日而忘東海也其後蘇鄉辟爲天
官掾王處士亦以貲爲郎一時知交名器備矣然兩
君者堂斧相望其如求舊何哉僕幸而得保其天年

儼然與鄉國之杖者齒乃今惟伯仲在耳諸子有不腆之酒願伯仲臨之於是家大人以杖屨來遂爲上客主人既獻酌者請行酬家大人脩爵而酌曰桃李之下成蹊然不能不先霜露草木黃落桂樹乃榮其得之天者異矣彼千金而垂堂者桃李耳公其後凋者也公飲斯再酌曰鄉人之服賈不啻錙基藉令兵難未紓尚安事賈乃令司馬受　上方略停不輒者以闓兵端弭矣公子因其故業齎用益饒則　君賜也公飲斯三酌曰公之婚嫁畢矣傑有少子以良月婚焉公病視傑病聽願及今無恙相從爲方外之遊

登天都求軒轅氏之跡幸而聞道留不死之舊鄉無問年矣公飲斯次公再拜曰公惠顧舊好申錫我黃耇昌阜我後人君之惠也敢不卒爵於是舉醻者三乃謝客汪道昆曰余見父之執宜莫如次公長者云家大人嚴事次公其所稱願者非貌言也將命者自家大人所能悉數賓主之辭籍之可以示後嗣遂援牘載焉

池上草堂記

新都多萬家之市其鉅者曰巖鎮其西有九龍池云市中諸吳最蕃聚族而居池上有篁池先生者世受

軒轅氏書務振人之疾苦其術多奇中全活者數千百人先生不問家獨善賔客以故齋用踰溢無蓄藏及伯子孤先生之産殆盡其後伯子以傳業愈顯始樹居室就池上爲堂堂成伯子聚糧而西入楚守大夫郊勞語伯子曰聞伯子居鄉中後車數十乘虛左以從伯子乃今輕千里而見客何故哉伯子曰橋聞越人遇長桑君飲上池水遂以技高天下自吾先子浮東海既歸而業始精橋倍先子者十五年乃今始有烝嘗之室聞楚有名山大澤異人在焉儻然遇之庶幾幸而聞道惡用守一隅爲也守大夫謂善既踰

月伯子謁行大夫所曰余汎洞庭求軒轅氏之小臣不得余登大岳列仙翩翩然下獨無所謂長桑君以余之不敏惡能為釆真之游橋將自此歸耳守大夫曰吾聞斲輪之言父不得而授其子如使必因至人而後聞道伯子亦將有異聞於先子乎伯子曰否往吾先子立池上辟咡而語橋曰孺子知水之道乎竭則注之滿則酌之損益盈虛不過其則水有常矣吾觀池水而得養生焉橋方春以周旋而未能何異聞也守大夫曰有味哉先生之言是天道也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故能生生善治生者亦然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故能終其天年而無夭札即使令之有
土者操是道以往生人遂而境内平矣故曰池水可
以觀政何論養生昔人謂不龜手之藥或者以封賞
先生之言其爲不龜手也大矣第今伯子歸休乎堂
上考先世之遺言而服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虛語
也豈必駕太山之騄駬然後行遠哉伯子曰唯唯

溪南吳氏祠堂記

諸吳聚族溪南無慮千室乃別本支繫近屬分門而
居凡春禴秋嘗吉凶慶吊之事一切自門内始故處
士琊字子鳴倜儻好義人也系出四門受室潛川汪

氏處士有大志以服賈起家居常語汪吾家仲季守
明經他日必大我宗事顧我方事鐺刀之末何以亢
宗誠願操奇贏爲吾門內治祠事所不卒事者非夫
也汪敬諾有頃處士客死大梁汪立處士後逆喪歸
擗地痛哭曰君死未亾人不難以死從君顧君有志
不終而君未有子未亾人死其謂君何乃舉處士遺
金授能者任轉轂居數歲累百金遂度土程材乃議
祠事前堂後寢繚以周垣籩豆裳衣各得其所盡百
金不足則脫簪珥傾篋笥以繼之又不足則稱貸繼
之辟纑織絍以償之葢終始若干年然後告成事汪

乃奉處士主先入告曰未亾人所不負君冥冥者將
以畢君事也不自意藉君之靈幸而畢事君其來饗
乎哉於是徧告舉宗門以内皆得立主立主以兩浙
運榦公爲祖其下各以昭穆祔焉舉宗長老歎曰吾
宗以饒富傾郡即千金之子何可勝道哉乃若諸宗
各有祠亦必合羣力而後舉處士遺金堇堇汪以一
嫠婦任之非直處士功臣抑亦吾宗之狐趙也賢乎
哉余聞之曰固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要其極
則禮樂備焉此惟王公有土者能殆非婦人女子事
矣昔寡婦清擅丹穴之富天子不臣以汪視清則騶虞

之視貧塗冢耳汪於余為宗人女諸吳於余世為婚姻余既多其成功遂勒石為之記

游洞庭山記

洞庭山峙震澤中其形勝甲吳會劉生言山猶橘柚巨藪浮之其隔閡各為一區猶一瓣耳登縹緲峰乃覩全體蓋其蒂云余將有事洞庭期諸君子不至顧季狂張幼于力贊余往也遂與之俱幼于言蔡丈人義甚高字師古年九十矣登高不杖往往先諸少年處士徐紹卿年七十七並矍鑠能詩其兄子太素以好客聞皆山中人也四月三日發吳閶旦日登姑蘇

臺遇雨止日中發胥口風雨從之舟濟涵村雨不絕蹌踉走資慶主緇卿資慶當東湖西湖之間菰一區也旦日過陸希生陸伯栩兩生請從會太素由崦下來爲客治十日具乃就近登東湖寺寺在山椒方沼豬佛宮前遂以名寺寺後列石以什數當茄樹陰由列石出松林林平衍可藉草余從頌質故道望穹窿迤北諸山近若舳艫遠若烟霧細者若芥稍巨則罡栝耳東湖去西湖五里高倍東湖故市豪齮齕之寺遂廢其西有水盈坎湖風作輒揚波坎中故名出寺而南亾馳道攝衣由徑以上得玉椒泉泉可當惠山

再歟而去又南則循崖蹜蹜不盡五百步而得平岡望縹緲峰猶將五里而遥其高曾不能半緣岡東折舉趾浸高又折而南凡三息趾乃抵峰下諸暨子扶掖上坐其巔巔故有羽人居今廢倚杖西顧白日薄陽羨間湖光亘天不啻百里泱泱乎大觀也東涉東山二十里而近山若拖紳其上有柳毅井通三湘語出稗官氏水東沃野數十里號小雲南又東則吳江矣南涉四十五里抵吳興稍西爲弁山發自天目西北有山曰馬蹟亦浮震澤近毗陵又北則梁溪諸山視馬蹟差小土人爲提捍水堤自澤畔屬於山東北

則穹窿姑蘇相去七十里此其大較也近而俯視七十二山大半可名誦劉生言信矣旦日復出東湖嶺折而東南所過田廬近似吾土又南則丘木相望多馬鬣封轉入叢林得天皇寺寺故有葛洪井在廡東寺後別院益幽顧獨蕪穢寺去湖稍遠羣山輳至亦爲一區東出馬城吳王廐也今祠事東嶽黃冠主之由馬城而東乃造崦下益文敏公舊業太素則其季子云其居第倍紫山面東山近則黿山鼉山龜山相屬三山產奇石採石者至今賴之湖上良田一區無慮千頃客猝至輒不知其爲水鄉東北寺曰法華乘

蹬道出湖上又東爲東園公隱地仍名東園旦日西南行入靈祐觀廢久矣其左得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天順中武功伯徐有貞秉炬深入抵石竇署曰隔凡窺其口狹斜如建瓴亾敢進後浸湮塞洞口廣五十步其高與頂踵齊內視則皆塗泥余踸踔不得入幼于伯相從跣往命秉燭先食頃燭光隱隱出洞中皆負塗出矣余問狀其中開闔無常深入石愈奇或若綴旒或若追琢或若粉繪旁多奇字皆古篆隸書燭光微不能讀燭既跋乃還余出洞而西探暘谷洞遂攀躋出山上過曲巖巖石相錯如磨牙非側身不得入然游

者過半矣又南有隱者遺跡黃楊斑竹在焉下曲巖
右行懸巖數十丈石黟黑下有石戸或云與林屋通
假令役千夫浚表裏出淤泥則鏤石爲山耳靈祐西
爲東嶽廟西北有馳道抵仙壇壇負一山形如鐘釜
兩山如左右手夾持之羣山拱衛如列爪牙距湖乃
止湖水當席如奉盤匜自毛公上仙聚學道者千計
其後皆坐不法籍除壇右爲鍊丹臺臺上苔井是爲
丹井臺下復有方井井亦泥壇既夷其遺趾高下咸
在古稱福地居然一隩區也由故道而南其西爲包
山寺寺故有神僧衣鉢精舍往往可居山中十八招

提無如包山者余以旦日當禮佛命僧具齋頃之明月出西方太素請行酒明公至如來放大光明願承甘露入醍醐爲明公壽於是共持密露坐酒數十行坐久薄寒侵人乃罷蚤起禮佛畢由羅漢寺過消夏灣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峰如扆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瀦水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菱水中井井如搏道菱外故有亭址亭今亾亭外水浸淏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余過上方寺當道有老松偃石梁上如臥龍既登上

方得環中之半寺故以註誤廢沙門受故吳令宋望之指將復之其遺構悉亾獨新者巋然存耳由上方過西蔡蔡丈人以杖屨迎遂存丈人於家因過勞孝廉蔣太學丈人執余手過鳥沙泉泉在小龍山當水衝水中石嶼如羣鼠曳尾𡨴其稍大者如猫遲水東行水齧石阯如斷朽木其形參差如臥蹵褰其鋒刃斷斷反射湖水衆竅相通如雕幾嶙峋倒置如觸不周山崩行數百步石阯窮西過小洞庭亦石阯也一石雄峙水上高二仞有奇視洞庭具體而微七十二山可概見獨嶮絕不容足余足出諸監子肩背上乃

登石有大竅虛中諸豎子自下瞷余如坐天上既又過龍頭石石阯視東益奇巨石如房蹲四足如鼎時一石驤首出臨水者五尺如虬龍余躡其上乘之會大風恐或飛去乃下又西則皆石洞谽谺闔闢若房闥相通深入或有竅通天如中霤變幻萬狀不可勝窮疑水伯役鬼工爲之何詭異也其西故有石佛寺今唯小像坐洞中余雅聞明月石公慕之甚會舟人貨桑急不得舟余屬里人譚生僦舟譚生敬諾旦日鬱蒸如溽暑余亦知爲雨徵會譚生操舟來余固請往晦明遍作舟行自如東過明月灣視環中異山横

九里如月始弦林木蔽虧當其隙乃見居室亦異境也雨至諸客避樓船中余必欲東從者獨季狂及譚生耳石公亦皆石阯其上堀起如方城折而東言言不事十仞渡口二石離立土人乃名石公又折而東石三面如堵墻皆十餘丈砎若天造宮室或名石宮疑誤耳余冐雨出其上雨甚還舟既而幼于希生以小舟來亦出其上歸則風雨大至舟不得前譚生請泊石公灣先問館舍於是躡沮洳宿王氏易衣屨臥東閣中旦日舟過上眞宮丈人帥諸客至余以昔病客畀謝之丈人引余過法喜菴庭下三松梁天監中

樹也去菴過綺里指綺里季故居既又過觀音菴丈人辭去余西入里巷問黃公泉出里則長松千章相對夾道蓋花山道也林中古松峻茂視法喜同寺下茂林則僧以七緡歸市猾矣花山殿閣皆燬僧舍壓存余問三泉得其一耳旦日西行登嶺望角里一山高數百仞負水而擁民居丘閭草木相錯如剌繡文亦一奇也鄭山人就見長慶匠過山人里南有松視花山益古其下有石如砥高下坐數百人又東南凡什數松皆亭亭千尺余箕踞松下如不欲行山人言里中桃李始華爛然霞起客乘春至宛在丹丘山陽

樹梨數十千華甚盛馮高一眄夫非白雲鄉邪惜相過晚耳西出三里有冉菴菴居山之陰人境絕矣俯臨澤國如在沃焦眞避秦地也是日袁履善濟峰下宿包山且日自閶道來遇余資慶相與復發縹緲指足跡所至一一名之諸客不能從而余視昔愈捷歸飲芍藥花下計行期旦日大風不可渡履善趣余就道吾黨其待之水濱至則反風從舟日昃濟胥口旬日遇雨者二未嘗害游既泊吳閶旬日雨跬步不能出疇昔幸矣嗟乎都人士好奇宜莫如吳會名山大澤宜莫如洞庭唯舟楫有戒心百不一至余輕身而

往乃得周游亦坦坦耳昔言蓬萊瀛洲諸勝率以為
譸張彼在瀛海中去人世不知幾千萬里藉第令具
在寧詎能至哉鵬從南溟鷽鳩自適各從其志而已

貰于堂記

王大夫在內史部中仲子以楚士第一人舉進士高
等大夫聞之喜北面稽首而告曰臣故倦游今臣子
入官臣請老於是大夫解印綬去稅車于鄢仲子授
尚書郎入司寇署使者十往以安車迎大夫不得請
頃之入司馬署遣使者往如初又不得請及仲子繫
宗伯籍侍從　邸中大夫語家人曰吾固知孺子無

害且有奇治獄治兵則孺子能矣顧今所任職乃在四輔之間吾將覘孺子往也計日而就舍大夫乃安則又趣治行吾將還楚會仲子最天官考　詔賜大夫爵視仲子官大夫冕衣裳拜　命闕下歸鄉里守從諸大夫賓客往謁之大夫陳璽書於堂冕衣裳而肅客於是坐客有偶語者守庭詰之客曰始吾以爲大夫翩翩然者也方其以郡請老直將屣百乘而輕之乃今受一命以歸一何重也守曰嗟乎客言過矣昔由光甘不事之節史氏亟稱其義至高後之人遂求多於顯者夫鳳鳥翔于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

必隱之是而顯之非鳳之德衰矣昔黃綺不詘高帝終不以其出而見非龐公白首鹿門終不以其子之仕而貶節可以出可以無出可以仕可以無仕亦各以其時行耳當今之時使者不出國門弓旌不下田野士纍纍然至惟恐不得一當有司安事隱也大夫去郡豈直爲名高者哉古之人視國猶家視人猶我家丈人有事家人治之可矣豈必治之自我而後乃愉快乎管仲相齊以國士顯孔子稱齊國之士乃登鮑叔而上之九合一匡非鮑叔宜不及此然則管仲之力鮑叔居焉大夫以仲子事國家則弛其負擔以

任仲子仲子而任則其休也不任則其咎也乃今仲子以才遇合而自致乎青雲任矣由是而席善資蒙故業論思獻納保主德而左右之卒使德成教尊宦正國治即仲子所樹莫非大夫仲子重而大夫重矣鮑叔以人取重大夫以子取重取重鈞耳顧子與人孰親以人事君孰若以子事君之爲愈也大夫之重不亦宜乎客有後言其將非黃綺而疵龐公矣客曰唯唯蠱之高尚者云何守曰嗟乎蠱而不事則接輿沮溺其人故足高也以今視昔豈蠱也哉賁之丘園往有尚矣聖人繫易直以戔戔少之豈不以當賁之

時惡用丘園往也仲子資適逢世且爲國華乃今譽
命自其所生則仲子程功始也大夫之所爲貴不出
戶庭視丘園廣矣蠱何與焉大夫進曰君侯之諭易
深哉僕有環堵之室璽書在焉願君侯名吾堂且草
君賜守曰敬諾則以其言得當於長者命侍史記之

般若堂記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
其舍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遞崇事之歙沙門慧
光故受聖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歙主慧光既而閱
藏金陵築舍棲霞寺歙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

處士嘗登錢塘淨居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淨居上則以有宋叔世諸顯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于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處士為慧光畫策復般若堂堂中築說經臺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求遺經善本謁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如宋人法堂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師在焉歲甲子慧光周游長者問鳩工程材諏日興事事既集紹介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以儒營家何知內典彼言般若者何慧光進曰道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紬繹

氏豈不相謀往慧光居歙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其言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下莫良於知何以故以明故也天地向晦一何冥冥出暘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其中天也明照四表察見九淵既薄崦嵫而西冥冥如故耳芸芸萬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崦嵫不没明暗通塞則日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于岸則般若之云也遺經四十二章爲西來第一義善言般若其在斯乎嗟乎東越以良知鳴則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越而始張皇要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illegible]氏入

中國學道者率仇視之彼以薰蕕不同器而藏亦其甚也王者宅中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窮荒服至而後中國始爲假令閉關絕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概於心遂次其言將以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逐日日不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以常勝紬釋氏者非也觧釋氏者亦非也佛曰固自若耳道昆謂善因並載之乃若經費顛末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存不具載

徐于室記

室高廣方丈深加半焉負墻設一木榻以居坐且臥
且咸在榻之左樹佩劍一益大將軍所鑄余爲之銘
又左一几縱置之北上石琴在北石磬在南端主人
不能琴特不去耳榻右設一几如左其北爲度者三
一貯佛子書一貯經史一貯詞賦其南當參之一置
博山爐㕕几而南不盡一武設小几二廣尺有咫高
視廣有加一置筆牀一置茶竈中布席衡一几戶牖
間去閾尺五几之右置一篋貯圖書其左設蒲團西
鄉燕居則當戶抱几日繙書或著一家言非有故不
輟業坐久則蒼頭供茶且薦沉水香怠則擊磬什數

聲倚木箕踞濯劍首甚則躬躬聽矣意不自得則趺坐蒲團學無生忍居數月率以爲常主人故倦游既歸而倦愈甚乃今跬步不出將以一室老焉其曰徐于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

太函集卷之七十一 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濟溪游氏坤維山記

余不習堪輿家言宗大夫往往面命之未喻也鄉先生中丞游公善易又善堪輿家言先生謂余堪輿具而易行乎其中矣坤成乾始地承天施著不息故大來著不動故重積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吾將持此以爲教父余高其議心竊志之隆慶改元先生猶家食其諸弟諸子謁余曰吾宗世家濟溪不啻千室

之聚藉先世之澤亦既蕃滋徃吾居之西南寔爲地戶故有培塿當其下材木殖焉堪輿家以爲宜其芘吾宗久矣其後或夷丘刋木于隣有言鄉大夫居其間卒不觧先生自閩歸語諸子弟吾隣不啻秦晉親也終不以此蔑親於是違言遂平不待其詞之畢也先生則又以善隣善矣乃今徒釋憾於旦暮而或流禍於無窮非善之善者也夫唯培塿故可夷唯薪木故可毀爲今之計第爲山以當坤維老夫雖衰請以一簣爲諸子弟率巽日諸子弟接踵而起拓地而逦增之於事便乃計工力立程期先生出三百緡有奇

授廵工者乃爲山廣若干尋高若干尺不旬月而告成功伯子雅善先生願伯子稱載其事余不敏顧數聞教於先生即先生有事堪輿易教章章著矣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彼至靜而德方厚之本也含弘光大萬物載焉故置栝以浮勺水則膠引江河以奉漏巵則盡不厚不載不含不弘地之道也諸君子不觀易之繇乎三曰含章四曰括囊此內外之介也由是而內則直方外則黃裳積中盛矣然猶必虔其始故曰履霜必厚其終故曰玄黃懲戒備矣西南坤位也厚載坤德也先生其以此爲訓凡爾後世務

長厚以保阜昌效法之謂坤諸君子盍辨此矣先生既受命入官聞余言也𧮪然笑曰昔愚公伐山以塹東海達者猶然多之今之愚公震得是巳乃今反愚公所爲而伯子獨多我頎二三子畢吾志毋令姍笑於愚公

竦塘黃氏義規記

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業有常至其周視窮民𠡠恩尤渥甚則爲之衣食爲之廬居歲凶則爲之積貯以備之死則爲之棺爲之歛爲之塋域以封之此宜無不足者顧承平二百餘歲生聚不可勝原彼其無告

一切倚辦公家力不贍矣吾郡列故都三輔間有司奉德意唯謹民俗纖儉務蓄藏中人之產饒者什三大饒者什一藉第令裒益豈不人人足哉顧聚族如林千室相望此徒以一手一足之利其能徧及者幾何夫周澤渥矣天下不無菜色之民有司良居民殷矣部中不無向隅之泣何故哉山居或以陸沉水產或以藁死其不齊則然也善乎黃公之言曰某藉帝力因先世寵靈幸致不貲至足矣吾宗自晉太守公留居郡唐祈閭尉公徙居祁門左田及宋二祖遷竦塘迄今數百年矣舉宗無慮千指不能無困窮彼詘

此贏其何以敬宗收族第爲之經費歲以爲常此吾事也不幸公即世則以治命命中書君中書君方入侍　禁中不遑暇　今上即位遣中書使滁陽中書君奉毋太孺人歸待期報命乃畢會宗人問生事盡得其戶口計之凡在官學優游以論已次則待賈而足者居五又次則待耕而足者居五之三其餘則否中書君竊歎曰　上新聽政賜民粟帛有差海內喁喁知大澤將至矣闕　上之澤不流棄父之命不亟非臣子禮乃就舍左鄭五山治垣屋衡達七十有七縮達十有三治塾舍兩楹舍旁爲庖以供師餼置田

二十畝歲收田租出俸錢百四十緡歲收息擇掌計
者俾籍而出納之卜三婆基山地二區別良賤爲域
以待葬者諸以不足來告居者得廬葬者得地凍餒
者得衣食婚得采教受業得師將世世延之世世賴
之無不足矣余聞太史公作者猶然艷貨殖爲矣談
其言直以財力相高何卑卑也顧今之顯者率無能
攺於其言結客市交千里畢至出門遇寠人子卒未
嘗動容甚者恣饕餮務幷兼即朘越瘠以益秦肥不
遺餘力而讓利千則役萬則僕固非空言尊主庇宗
則於何有昔陶朱再散疏屬子孫脩業而息之文正

宗盟至今誦之勿絕語曰富而好行其德陶朱有焉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文正是已黄氏以世德顯庶幾乎兩人者哉中書君謁曰使余小子自效咫尺兢兢無得罪於吾宗　君之賜也先君子之遺也余小子惡足與道古

溪南吳氏重修仁義院記

曹谿入豐樂水薄金竺而東夾流爲柗提二其一在千秋里曰江祈建自五季其一在禮敎里曰仁義宋大中祥符元年建之當是時吳氏徙居溪南六世矣吳文用稱長者多建置功柗提相望而居有故則迭

相繼也而吳氏累世饒溢故仁義爲雄初面西南數不利嘉定九年僧宇真稍更東南向地乃宜咸淳六年僧正遠首事脩葺會兵起無成功至元初僧壽能乃始卒事　明天順中更置門廡成化末更罷忠烈祠正德六年佛殿觀音殿災僧法環首事募建嘉靖三年千佛閣災僧正曜首事募建其後廢圮不治諸僧能事者無聞焉吳氏聚族而謀諸長者皆來會先世務在善俗揭仁義以示當來乃今倍本謀闕遺澤奉先謂何耳於是計工受事贏詘有差撤內外門悉與更始若殿若閣若鐘樓若祠若廡一切飭舊而新之

類者與闕者備黷者冊至陵夷者緣以周垣表裏莊嚴居然佛土經始于嘉靖乙丑落成于隆慶戊辰其費千緡其益無量蓋吾鄉希有事也夫新都文獻之國象敎擁格不行即僅有存率以瑜伽從事諸沙門曾不得與編戶齒無問化人之居有其廢之則莫敢舉非朝夕之故矣諸吳方以不貲傾郡視千緡何有哉要以趨義如流真長者事乃若不忘舊物僾然若將見之于堂搆之間則仁義之屬也江祈廢圮日甚頃從吾宗諸長老始與復之蠶績范冠則仁義爲之地耳諸吳既畢事紹介而言江祈故有羅鄂州詩鄉

曲誦之不廢昔在淳祐吾諸祖艮齋德甫淵甫部署
仁義乃從左史呂公游公賦詩厭門手澤猶在至元
之役則公子太守沆記之其後逅廢逅輿率湮没不
載非附青雲之士其將無徵明公有意乎西方顧乞
一言以徵後余吳甥也五世受室于吳且余方有事
攀林聞此而喜可知已遂述其事勒石備載諸長者
布金姓名他若仁義同異之辨則我不敢知唯左史
之言在

金雞閣記

余過海陽市其西有金雞閣云太學生汪元彝家海

陽任俠自喜居常焚香烹茗弦誦自如舍中食客十餘曹各舉其事出傾千金結客雅遊廣陵朱子价吳會皇甫子循文壽承許元復黃士雅諸名家客至輒帳具浮大白必盡驩即持苞苴問客於家必濟所欲於是諸客交譽元蠡遂得郡縣長吏驩折節與之遊自以爲得元蠡晚鄉人或元蠡所急即當謫輒爲元蠡地陰脫之其遇諸賢豪則否諸賢豪爭短元蠡奈何以布衣而傾鄉大夫語稍稍聞元蠡遂隸尺籍元蠡過吳會子循士雅執手語曰彼逐臭而子好芳固知不免元蠡謝曰此吾罪也太原三晉都會誠不憚

千里游吾幸有毋不能事又復遠徙以為毋憂自今將不得為吾毋子矣悲歌慷慨泣淫淫下明年 上即位大赦改元元蟊自太原赦歸色揚揚意得家人請曰君抵不幸家大困君歸矣謂先人之産何元蟊笑曰天不獨吾毋猶然以不肖之子歸之 君之賜也即一日養不啻三公無問産矣乃署閣曰金雞閣奉 詔書置閣中客曰明公舍爰書而親元蟊即晏平仲何加焉由此遠害而保有令名其何以振元蟊余應曰諸客亦嘗有以鬬雞聞於元蟊者乎虛憍恃氣其能無失者幾何藉以木雞臨之夫復何失元蟊

勉矣元蠡唯唯則又謁余銘之銘曰有堂有皇大澤泱泱厥有　王章有堂有背毋氏斯在無蔚無害皇人恢恢壯士纍纍奉檄來歸來歸嗣服敬爾宗祝思皇壽穀

豐干社記

古者采詩民間則太師事近世以詩論士其業有常自經術與學士鮮稱詩者夫國風出自閭巷即婦子猶或能之學士誦說百家莫不囊括程材絜智豈不閭巷婦子若哉與之言詩輒退然避席士固有正業惡用詩藉第令囊括百家其才智悉出閭巷婦子下

非夫也往余家食竊稱詩㳡中二仲雅從余游獨嚮
往當世作者則以吾兄嶹然㲄美固當㳡中吾黨猶
奉功令守諸生必得近地為幸遂盟七君子為會豐
干七君子則孝廉陳仲魚文學方獻成方羽仲方君
在方元素謝少廉程子虞會吳虎臣將游江淮願以
布衣來會盟既合虎臣行適余起家㳡中虛無人矣
諸君子講業豐干之上脩故約如初既余以歸省入
㳡中諸君子介二仲以詩為贄余受而卒業葢洋洋
樂之今博士以經術繫諸生不啻三木童而屈首既
白紛如即佔畢不遑何知六義諸君子孳孳本業徒

以其餘力稱詩才人人殊要皆不淈於法他日釋業九歌二雅亦其優爲無論閭巷婦子不佞鄉人也不亦愉快乎哉鄉人有言業竽工竽業瑟工瑟諸生求齊者竽也假能得志於齊舍竽而從瑟不後乃今左右狼顧吾懼其將以瑟害竽嗟乎此曲士之規規耳鄉大夫方叔子故嘗以諸生稱詩詩名既高卒之取高第猶掇之也山人陳叔子亦嘗以諸生稱詩中道而謝諸生其高義踰於儋爵迄今多大夫之業而山人之稱名不衰何不可者不佞故不能詩僅以經術進五十將至猶然無所成名此好竽之屬也吾二人

者具在於諸君子則皆諸父諸兄擇可而從諸君子勉矣吳仲足數往來豐干聞余言以為無當諸君子之於狂簡天性則然居常求多於先正先生即文公不免司馬獨舉今之高顯者恐不能無後言余默然揖諸君子而退

參軍祠記

新都四塞之國自昔鮮兵事多故家聚千室以為宗益里相望也其俗飾禮教重烝嘗舉宗各有祠畢祀先世由別子而下世世不遷即有田祿以及齊民無差等此雖尊祖敬宗者之所有事無亦溢於禮而禮

者與程氏聚族居托山舉宗業有祠矣參軍既以子貴顯地下諸參軍子則又祠參軍任宗海與余同朝余家食乃從余議禮宗海之言曰沔事　先帝祿祿行間不自意席先世之靈幸得　賜爵父母沔父有緣贈徵仕郎彭城衛經歷母鄭氏贈孺人沔無能貽父母令名顧　上有釁命而皆不逮且父母舉沔兄弟長沖次瀚次淳皆王官沔以下材猶得倅州牧凡此皆父母遺也謂終天何乃就祠右置專祠以時舉事具祭田祭器以爲常　先帝季年業已告成事此亦人子之心也在禮何如參軍祠載郡志中則余既

已知之矣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其叅軍謂乎夫自
仁率親故不忩親自義率祖故尊祖與其尊祖而溢
於禮宜莫如親親親是舉也本仁則親爲重脩禮則節
爲宜君子於是乎觀禮矣余聞叅軍君長者多材能
總無筭以析秋毫可應聲辦也顧矜已諾賞鄉遺金
授館人以莊憚同游以敦朴師後世得正而斃鄉曲
誦之孺人出長齡其姑則同室姑也孺人事姑愈謹
卒得姑驩身有丈夫子五人猶善視諸媵女居常縞
素相夫子終此其質行足多皆俎豆之屬也有子追
養誰曰不宜嗟乎郡中祠者衆矣君不覲祭之芻狗

乎方其始事齋戒敬進之一何肅也既奠則芥拾之耳故內重則重內輕則輕同物異情何有特操乃今建事儼乎神明之及交其有不肅者非夫也久之則高堂突夏直以侘鄉人祝史矯誣惡知禮意臨戶而不作者葢鮮尚安事祠諸君子之祠叅軍禮道也乃今作始罔或不虔較然幾於禮矣慎厥終如其始則以竢方來諸君子勉矣宗海頓首曰明公貺及宗祏訓及諸子若孫數世之德也其勒之石

谼中記

黃山苞巖谷以百數其隩區則谼中云豐樂水出雲

門五十里而迤經七百里入于海鉄中山四合東西
不見水端其山南北相距百步有奇東西凡五百步
東最高者曰羅絛透迤稍北據上流曰牛鼻西最高
者曰樓臺透迤稍南當下流曰乾谿乾谿視牛鼻齊
其下爲石磯嶺石磯東折曰壺嶺又東曰壺山山多
土可封形家卜兆者二依山闢土深五丈修什之累
石爲阯高二尋修廣叅之一阯外爲田十五畝田外
爲蹊曰飯牛蹊蹊外爲谿即豐樂水也谿以南皆石
山沿流若步障草木皆齊其西浸殺而畢若鳥翼張
水上谿薄山而稍與蹊臨谿而稍弦田與蹊齊蹊出

則出蹊窮則窮㓰兩端若張弓因地勢也蹊窮泝流而上石磴出灘木陰谿石如龍門水湍急褰衣可涉既濟乃得泭洲上流出黃竹潭抵洲分而爲二左循山右循磴洲窮復合石梁當之亦一藪也西薄石磴而南折爲桂竹灣其下爲桂竹潭潭上石磴達谷口脩與飯牛等廣半之石互出如犬牙狹者曾不受足林端出石溜纍纍如貫珠水流石上如建瓴多水草其南巨石當路出水上高可蔽牛又南則谷口矣昔在嘉靖壬人始有鉷中歲用其羸有事建置避石磴東入谷爲石門入門就巨石爲釣磯拾級而上坐釣

者其東石阯可容席列石碁置水濵釣磯以東步迮
躋爲棧道又東則裂石如環堵今屋之巖樓川游此
其一息也進次石溜屬浮丘爲銘進次石林延十五
步如閣道俯臨石磴爲闌楯游者相與班荆可再息
矣依壺山爲華陽館傳經者居焉堂曰韋堂則易教
也墻東爲圃築東北隅爲椽木亭亭中視南北山羣
木千青雲蔽百畝編竹爲薄衆芳在焉華陽西爲野
人居又西爲冷風閣衡五達閣居南端三面皆綺疏
天風四至翩翩千仞之上矣牛鼻乾谿當左右牖右
出蛾眉行人杖屨度石碪出沒木末若圖畫其南瞰

羣鹿下飲不避居人僧祖徇署曰鹿谿徜鹿園也有石虛中如欹器正立中流浴者亟就之署曰天漏中泭洲列石雜坐覆白茅為宛在亭竹籬及肩人跡罕至泠風西下築石為象隄隄橫出截谿流高視石阯隄上為西枝室奉瞿曇隄下乘橋而南水涓涓出石罅當暑不絕僧呼阿耨水飯僧者汲之橋下置屋懸崖中為方舟榭其廣五几深不及一筵形如樓船居者若舟游耳居五載主人以次告成余客谼中相與程土物議方向余謂考槃畏壘至今誦說不衰則其人以也後之顯者窮土木而文繡之不旋踵而名不

傳其人非也主人務折節爲儉顧獨亟從事錙中要以人不勝天文不滅質且其人長者葢庶幾有聞焉主人謂余鑾有九子無能訓之以儉德顧獨作無益備游觀雖鑾亦自知其無良願客志之以章吾過嗟乎鄭侯以壯麗謀國而以儉師子孫卒之漢享有道之長何論蕭氏藉令諸子不改其舊惟守成爲兢兢即世世可知已不則天地一蘧廬也謂作者何主人爲余肺腑親姓蔣氏居豐樂里

曲水園記

豐樂水出黃山東行百里而近水寖深廣其上則諸

吳千室之聚里名溪南左黃羅右金竺益新都隩區也里南良田千畝里人呼楊柳干其東則曲水園脩廣不啻十畝疏甽為澗道經垣內外如隍其中鑿池坼南北如天塹甽入澗道澗道入池句如規折如磬故曰曲水垣東南百堵不壁不墁西則編柳為藩力省矣鑿坏為東南戶當戶為竹林穿林跨澗道為橋北林視澗南稍廣穿薄西出得萬始亭亭在東方萬有從此始也累白石為山峙亭北或云羣玉山跨澗道為橋得孤嶼如環璧花石錯置當其中羃四栢為亭東五步得彩橋橋東多竹篛漁者置浮槎水上笱

東流爲魚防竹外爲行厨便烹鮮者由孤嶼而北歷長槅彩橋脩倍東橋蜿蜒池上池北步欄五十步西行而中折之客至者在濠梁是爲魚樂步窮出西戶得釣磯沿隄西行隄北脩竹百个隄南折不盡五十步距池西隄上樹七梧桐有美蔭中隄登水榭署曰中分面西爲門三面臨水爲牖東望池畔樓臺花鳥相與浮沉日高春者揭河漢而西也西池當五之一隄衡分之西望羣山在門者良史出繪事巷山水一都會也池南馳道廣二軌脩什之道左樹文杏皆臨池右樹叢桂葺桂枝爲薄蔽南端中穿薄爲御風臺

崇廣二仞天風至泠然而游帝鄉視七尺若蟬蜕耳
臺東南度澗爲饁舍舍臨田間主人就舍明農餉力
作者西隄西出戶五畝畝鍾之田沿西池北行得田
舍藩以灌木是爲灌木莊反步欄歷重門爲水竹居
主人經始于此其後小樓崇常有四尺藏書五車由
藏書外達槃樓由閣道外達少廣槃樓則置夾室少
廣則置都房槃樓廣加藏書者什三少廣廣加槃樓
者什五由藏書四達皆三室是爲十二樓前臨步檷
曲水如帶沃野如列籍當戶𡾰前林木蔽虧如步障
其西爲青蓮閣綺疏如蔚藍東閣梅華入牖中春至

以先登最青蓮下爲清涼室室東鄉闢西戶通步櫚
其左洞房宜卻暑由洞房北出當戶一卷石如美人
左右个若夾轂然各廣二几又北爲迎風坐四門洞
開由迎風北戶以西樹梧不十歲而拱拾級乘磴西
北累黝石爲小山山北爲三秀亭亭故有芝房之瑞
亭北樹木芍藥當藥欄下半規爲曲池由迎風西戶
入水竹居東戶入高陽館館南爲垣屋閣戶以居去
垣不盡五步聚美石爲山震澤産也羣山大者嶽立
小者林立蹶茂相屬其高下有差高則爲仞者三下
則爲仞者半石如雕幾如枯株如垂天雲如月滿魄

如軒如跱如喙如伏兔如翔風如姑射神人如舉袖如舞腰如荷戟竅山爲洞出東隅爲臺流水沿西麓東行不盡三之一潛於麓入於池去山不盡十五步爲四宜堂堂廣五筵脩衍筵之半四面疏戶戶外皆重階居者於四望宜即四時皆宜也臺東穿澗而入得玉蘭亭亭西樹玉蘭東榮累奇石咫尺亭北穿薄而入止止室在焉室西曲房足音跫至益便坐也池南則自萬始盡御風池北則西自步欄盡藏書東自高陽盡止止三分間立水榭居中灌木則附庸耳垣以内花數十百品木千章鳴鳥千羣澗道夫容千莖

荆卿在晉爲阮氏今復起矣天且雨余乘橋先舉趾浸高百仞而始一息下視西南面明者什七滅者什三役夫番休跉踔而進百仞路益險舉趾益高再息始見東南隅三隅明滅者半番休而從鳥道舉趾當胷又百仞而險始窮得大阜役夫力詘相與班荆四顧大鄣在東天都在北山以北烏聊中峙郡城依之西則白嶽黃羅南則南原十九揚之水自東至豐樂水自西至漸江水西南至林林乎總總乎不啻百里觀也循崖西行得僊翁故址址方百步四面墳起如堵墻方澤中有神魚頳腹四足澤涸而蝝生不絕其旌

陽颱題之類與余誦遠游之章命秦青爲游僊曲頌之雨集相戒趣行予方著從事衫烏舉先下次則皆纍纍下矣仲魚待于水滸以郡大夫徵會故後期仲魚問曰夫子雅不言神仙胡爲此遊也嗟乎吾郡中擁閼久矣先民無得而稱仙翁㞐起南山遂用稱詩傾太白負薪沽酒樂以忘年嚼然隱君子也黄帝聖矣北面空同堯師箕山舜友石戸此皆以至德而下巖穴况其它乎即吾黨不得與仙翁同時幸而同産吾因是以虛往吾因是以實歸奚不可也仲魚唯唯舟宿浦口雨終夜不絶聲余笑曰頃吾黨謂仙翁失

人奈何聽雨師逐客餉猶幸須臾無雨乃得畢登今
則舟游無苦耳客謂舟游樂矣宜莫如江湖余曰不
然此小大之辨耳孟諸雲夢震澤之藪廣陵之濤非
不洋洋乎大也設有不戒乘危之謂何吳越多濁流
僥曠土即坐馳千里曾無快于人心新安江水至清
自昔稱之矣乃今浮黃石而下舟若馬川若陵止若
空湍若飛雪水上長林若步障方若堂皇遠山若蛾
眉近若舞袖里戶跡茂相望若棋置臨流若入鏡中
觀者口不及談目不及瞬樂矣樂矣生平慕鴟夷子
即得舟楫吾何讓焉主人曰善其請以舟楫從明日

泝漁梁相與別主人而去

裂石泉記

海陽邵正寧工治墨余始以墨知正寧頃之治繪事又工余復知正寧旣又治黃老往往從異人游雖正寧自負所長顧余知不及此正寧葬父母東郭外築祠南山乃刻木爲父母祠事之視生事等里人故病遠汲正寧不以爲勞嘗止異人宿祠中乃歸市異人指祠東不五步可得水何遠汲爲里人夜望祠東隱隱有火光謂祠且火赴之則異人高臥乃大驚旦日入市告正寧異人逝矣于是正寧操畚鍤跡尺土泉

涓涓出石罅間下流爲坎日受水二升僅足朝夕供
耳里人謂正寧孝呼孝感泉夫孝取數爲多非可一
端盡也乃若取諸左右裂石而泉出焉此亦有所結
於心夫然後石可裂耳正寧方以末伎著得當學士
大夫余獨以裂石多正寧遂易其名爲之記乃若築
祠顛末具在何御史記中

太函集卷之七十二終